

#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

翁 毓 秀

## 壹、前言

近年來外籍新娘的事件常見諸於報論，報導普遍包括了外籍新娘的逃婚、離婚、遭受家庭暴力、攜子自殺等等家庭問題，給人的印象是外籍新娘來到臺灣成了社會問題的製造者。外籍新娘中以東南亞國籍者為多，九十二年的統計是越南籍最高，其次印尼及泰國。國人娶外籍新娘者也多為社經地位居中下階層，無固定工作或身心障礙人士，其居住地區常偏向於農、漁、或山區等偏遠地區，經濟較匱乏的地區。而外籍新娘的原生家庭環境也相對地處於經濟弱勢的家庭，有的甚至於因外籍新娘的出嫁能獲得一份聘金即可大幅度地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和居住環境。很多外籍新娘確實是爲了經濟因素而遠嫁異鄉。外籍新娘的遠嫁滿足了臺灣娶不到老婆的單身漢們結婚需求。結婚的另一重要目的自然是傳宗接代造成大約每八個新生兒就有一個母親是外籍新娘或大陸新娘。臺灣地區本地的婦女由於教育水準提高，經濟自主、晚婚等原因，使得出生率長久以來都偏低，外籍與大陸新娘的生育替代了部分的本地的新生兒。

婚姻掮客在中外聯姻上扮演了重要角

色，屢見媒體的報導，掮客常領成親團到印尼、泰國或越南等地相親，其中成就了不少婚姻但也屢見媒體報導外籍新娘的逃婚，或假結婚真賣淫的事件或以「假結婚」方式達到移民的目的，進而取得國籍，成爲另一個問題。

本文的目的聚焦於一般外籍新娘在形成外籍配偶家庭後所面臨的生活適應上的種種問題。對於外籍新娘的逃婚、假結婚真賣淫等問題則不在本文討論。筆者以文獻資料及親自參與外籍女性配偶家庭服務的經驗資料來討論外籍女性配偶家庭的各種生活適應問題與需求，以做為規劃外籍家庭福利服務的參考。協助外籍新娘適應臺灣文化之外，更爲大約八分之一的新臺灣之子建構一個健康的家庭生活環境。外籍男性配偶家庭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 貳、外籍配偶家庭現況

國人與外籍人士(不含大陸港澳人士)結婚的人數自 1980 末期以來持續增加，中外聯姻所佔比例至 92 年底已佔 11.45%，較上年降低 0.20%。外籍新娘較上年減少 2.83%，但外籍新郎則增加 0.94%。依序爲澎湖縣的 18.96%，苗栗縣的 16.06%及雲

林縣的 15.77%。前三名的三縣在臺灣地區均屬較偏遠或匱乏的地區。中外聯姻所佔比率最低的分別是外島的金門縣與連江縣，分別佔 3.86%與 5.26%，本島則以高雄市的 8.52%最低。

2003 年底持有效外僑居留證之外籍配偶有 85,721 人，較去年底增加 15.14%，各縣市中以臺北縣的 14,785 人最多，桃園縣 9,215 人次之，臺北市的 7,049 人再次之。若依國籍分則男性配偶以泰國籍 33.52%最高，日本籍則 87%次之，美國籍 10.80%再次之。女性配偶則以越南籍 66.42%最高，印尼籍 14.52%次之，及泰國 5.98%再次之。（內政部戶政司）

外籍新娘主要來自東南亞地區其國別在近十年來是有改變的，魏春枝、邱方晞（1998）指出，在 1994~1996 年期間外籍新娘多來自印尼及菲律賓；1997 之後幾年則大多數是越南新娘（王宏仁，2001）。越南新娘在去年為止則佔絕大多數遠遠超過佔第二位的印尼籍新娘（內政部戶政司）。中外聯姻的發展受其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主觀因素指國人的因素，客觀因素指是他國的因素。國人最初偏愛鄰近的菲律賓，菲律賓也因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能夠接受異國婚姻，而且喜歡嫁臺灣郎。當時的臺灣新郎本身水準也較高，希望娶回的新娘能夠協助家業。菲律賓當地女性教育水準高於男性，國人也羨慕當地菲裔華人的優勢經濟條件。因此，一時之間，菲律賓新娘成為優先選擇。當時，臺灣大量引進外勞，當然也包括菲律賓外勞，使得外籍菲律賓新娘家庭造成婚變。繼菲律賓之後，國人轉而尋找的操客語的印尼新娘，當時客籍人口多的縣市多以娶印尼新娘為目

標。不久之後，越南採開放政策，越南人除外型與國人相似，而且處於經濟相對弱勢且能吃苦耐勞。越南新娘從此受國人偏愛至 2003 年底仍以佔外籍新娘絕大多數。越南新娘的外型與吃苦耐勞的特性雖受國人喜愛，但語言卻是一大障礙，須重新學起。

自 1994~1997 年外籍配偶數量計 38,090 人（魏春枝、邱方晞），1998 年時，每十四對結婚登記中就有一對是中外聯姻。可見中外聯姻所佔結婚比率漸高已是趨勢。1994 年結婚的外籍新娘所生育的子女到今年 2004 年，最大的子女可能都已是 7、8 歲國小學童的年紀，而且可能不只一名子女了。外籍配偶來到臺灣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舉目無親，在自我尚未調適的情形下，可能就面臨與先生相處、與公婆相處、照顧生活起居的繁重工作之外，還須面臨照顧幼兒的重責，其壓力不可謂不大。

## 象、外籍配偶家庭問題

外籍配偶們來自不同國家，他們到了臺灣之後所面臨的問題都會有許多相似性。本身漂洋過海來到這人海茫茫的臺灣和無一熟識者的夫家與社會大環境，語言不通、風俗人情不懂，與先生又無感情基礎，在家中處於孤立無援。在社會上除非能連繫來自相同國度的同胞，相互支持，否則可真如飄泊中的浮萍，不知自己將漂到何處。外籍配偶在臺婚後組成侍奉公婆甚至小姑和小叔，養育子女、學習融入家庭和社會的過程中所遭遇的種種困難，將一一列舉於後。

### 一、語言與文字不通，引起溝通不良

外籍配偶由於語言不通與文字不識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與差距，造成溝通困難。溝通不良即容易引起誤會與不耐煩的情緒，常因此發生衝突。語言不通在初到時，可能公婆與先生還能容忍，但日子久了，外籍配偶若仍然無法溝通則可能引來更激烈的衝突。

### 二、婆媳問題

本地的婆媳都會產生問題了更何況是言語不通的婆媳。婆媳之間可以從生活上的細小事件，例如：烹調習性、家裡的規矩、教養意見不同等等問題，引起衝突。有些外籍新娘娶來的目的就是照顧公婆的，若無法順從公婆的意思很容易就引起衝突。有些公婆認為外籍配偶是他們用錢「買」來的「外勞」，要求外籍配偶做很多的家務，甚至於要求到小叔或小姑家去處理家務，幫忙照顧兒童。這樣的不當的對待外籍配偶，先生經常無法保護妻子，甚至有時還與公婆同一陣線。這樣的家务事，外籍配偶往往投訴無門，只有暗自傷心。

### 三、子女教育與教養問題

外籍配偶自己語言不通，文字看不懂；對於孩子的教育無法發揮協助的功能，包括：聯絡簿內容都看不懂，孩子功課做得如何等問題，均因外籍配偶的不識中文字看不懂而無法協助。文化背景的不同自然在兒童的教養觀念上也會不同。外籍配偶常會用他原生家庭的標準來教導子女，和先生或公婆的意見不同，而引起意見不合的衝突。對教養態度的不一致不但

容易引起衝突，也可能造成子女的矛盾，對子女是不利的。

### 四、經濟問題

外籍配偶遠嫁來臺，有些先生有固定工作，家庭經濟狀況還不錯，但是有些地處偏遠，找工作不方便，失業率高的地區，先生沒有固定工作收入來養家，外籍配偶還需外出謀職以貼補家用，由於外籍配偶教育水準普遍偏低，能夠找到的也多為打零工或是出賣勞力的工作，待遇並不高，但在家庭經濟狀況困難之下，又想提供較好的生活環境給子女，努力身兼數職是可見的（陳美惠，2003）。外籍配偶也可能面臨希望能在臺灣多賺一點錢按月匯回支助娘家。有時是在外籍配偶來臺之前就答應娘家；夫家也滿口承諾過，但是外籍新娘來到臺灣以後，夫家可能改變主意或根本無能力做到（邱方晞，2003）。外籍新娘為了要幫助娘家可能需外出積極工作才能有錢，但也可能因此引起夫家的不滿，尤其是夫家也很貧困的狀況下。外籍配偶家庭因為經濟問題可能與新娘摩擦更鉅。

### 五、優生保健與健保問題

外籍配偶的健保雖然在來臺居留滿四個月之日即可申請加入，但須依附在先生處或是由受雇者提出。先生若失業，外籍配偶又沒有工作時將造成兩人均無健保的狀況。如此常因忽略了產前檢查，影響到下一代的健康。外籍配偶來臺的重要責任之一是傳宗接代，由於全無避孕常識，形成子女連續出生，不但對孕婦身體健康有害，也使外籍配偶在子女相繼出生後；措手不及、照顧不來的困境。子女的出生更加重了經濟的負擔與生活的困境，更影響

子女的照顧品質，增加外籍配偶的照顧壓力，也可能因產下不被期待的子女埋下日後兒童虐待的因子。

#### 六、就業權益問題

目前外籍配偶一取得居留證即可合法工作，問題則在於外籍配偶如何找事，在看不懂文字又無法以語言溝通的狀況下，外籍配偶如何謀職呢？她們擁有了工作權卻找不到她們能做的工作，爲了生計，外籍配偶可能會急於覓職，在環境不景氣、失業率高漲，外籍配偶的工作能力又相對處於弱勢的情形下，其就業是困難的，又如何能維護其就業權益呢？

#### 七、基本人權問題

國人低社經地位者迎娶外籍配偶的機會較高，有些家庭除了爲了傳宗接代之外，也是爲了照顧家中長者或身心障礙者。她們來臺之後日夜操勞，除了忙於自己家務外有時甚至需到小叔或小姑家幫忙，並未將外籍配偶以一般媳婦對待，完全忽視了外籍配偶的基本人權。

#### 八、婚姻暴力問題

外籍配偶時而有聞遭先生暴力相向，外籍配偶在語言不通，又對於求助管道知識缺乏不知如何求助的情形下，任意受身心的摧殘而無法也無能力自保，甚至會有自殺事件傳出。有些遭受婚姻暴力的外籍配偶被鄰人舉報發現時已奄奄一息的悲慘事例。

上述問題是外籍配偶遠嫁來臺之後較常出現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也都突顯出有其不同的福利服務需求，以使這些問

題的困難程度能夠得以疏解或徹底解決。

### 肆、外籍配偶家庭福利服務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在政府部門方面包括：教育部、衛生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內政部社會司及內政部兒童局等單位，依據其各主管業務提供教育、衛生、就業、家庭暴力防治、生活適應輔導及各項福利措施與外籍配偶家庭親職教育與弱勢兒童外展服務等。民間單位方面也包括：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賽珍珠基金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愚人之友基金會及幸福福利文教基金會等等單位。政府與民間應攜手合作共同協助外籍配偶家庭所面臨的各項問題，除幫助外籍配偶生活適應外，更需協助整個外籍配偶家庭生活穩定才能夠孕育出身心的健康的外籍家庭子女。

邱方晞（2003）曾歸納東南亞外籍新娘家庭之外力援助系統現況與問題包括：有限的學習、難以克服的家庭阻礙、缺乏資訊、無法學習自我面對問題解決能力、語言隔閡無法使用求助系統、缺乏專責而簡單的求助窗口等。目前政府所提供的外籍配偶家庭服務，從列舉的服務項目看來，似乎均存在。例如：衛生署所提供的健康管理、產前遺傳診斷、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子宮內避孕器及結紮等補助措施與全民健保等等；勞委會提供的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諮詢服務、推介、媒合取得工作權之外與大陸配偶就業、與受暴外籍與大陸配偶免費接受職業訓練或推介就業服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

員會的受暴外籍配偶保護扶助措施等等；內政部兒童局的外籍與大陸配偶弱勢兒童外展服務，及以越南、印尼、泰國與英文版的不同年齡層兒童的教養秘笈以提升親職教養能力等服務。

從上面列舉之各項措施看來，不能說政府不關心外籍配偶家庭，但從邱方晞（2003）的歸納看來，當然針對外籍配偶的福利措施仍有增強的空間，但是主要的問題其實是在於外籍配偶家庭運用資源的能力不足，無法善用已存在的資源使資源發揮功能。因此，筆者針對這方面提出幾個在作法上的具體建議供實務界參考。

### 一、運用社會工作個案管理模式

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是提供給正處於多重問題且需要多種助人者同時介入協助案主的過程。同時，個案管理強調二個重點：一方面，著重發展或強化資源網絡，另一方面，個案管理除了增進案主使用資源的知識，技巧及態度，更著重在強化案主個人取得資源及運用資源網絡的能力（王玠等，1998）。外籍配偶家庭正處於多重問題與困難，而且外籍配偶的先生們也常處於社會的弱勢族群，十分缺乏有關資源的知識或取得資源及運用資源網絡的能力。社會工作人員應能靈活運用個案管理的技巧協助外籍配偶家庭取得各項資源，發展資源網絡，並提昇其運用資源網絡的能力。外籍配偶家庭問題需要多重部會分別提供的各項資源始能滿足其需求，其間所需的協調整合聯繫正是社會工作個案管理技巧的精華所在。如此才能協助外籍配偶家庭在同時面對多重問題之時，一一逐步解決其多重問題。

### 二、以家庭福利社區化的模式推展

1940 年代以來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出一套以系統原則與概念為基礎的新助人理論與技術，並再一次將關注焦點單位從「個人」轉變為「家庭」，這是社會工作專業上的典範改變（Paradigmatic Change）（Hartman & Laird, 1983）。以家庭為中心（family-centered）的社會工作實務是將「家庭」置於關注的或行動的中心焦點的社會工作實務模式（Germain, 1968）。家庭中心的社會工作實務模式關注於家庭系統中的個人、家庭及其環境間的互動交換（transaction），並運用各種策略和處遇來強化或改變這些互動與交換。外籍配偶家庭系統中，外籍配偶雖然是最需要直接面對多重問題的個體，但是其在系統中的互動卻涉及了系統中的每一個家庭成員。因此，社會工作處遇時，不能只處遇外籍配偶，而是需以整個家庭為處遇單位。

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是希望能夠強化家庭與社區功能，照顧社區內的弱勢族群，建立社區福利服務網絡以落實福利服務於基層。外籍配偶家庭在社區環境裡也會與社區產生互動，也會受社區的影響。社區福利方案的規劃更需針對社區家庭需求評估的結果來規劃，以規劃出符合社區需求的方案。外籍配偶家庭需求與一般家庭的福利需求定是不同。針對這些需求特殊的外籍配偶家庭要能夠規劃出滿足其特殊要求，同時也顧及可近性與方便性的服務方案，「社區化」的方案特性不但是有效的，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方式。因此，筆者認為協助外籍配偶家庭的服務策略可以用以家庭為中心，顧及家庭中各個家庭成員需要的方案內容，同時，在推展上以社

區化方式來進行，將是一個可行而且有效的推展策略。

### 三、增強權能 (empowerment)

外籍配偶由於迎娶她們的先生們在臺灣即屬於中下社經地位，遠嫁來臺，語言文字不通，無一技之長，傳統的社會工作取向是以技術性與情緒性的協助案主達到一定的生活水準，是以施恩者 (benefactor) 的角色來協助案主，很少扮演個人或組織的倡導或辯護 (advocacy) 來達到提昇案主權能的目的 (Simon, 1994)。增強權能的社會工作實務歷程則是以找出權能障礙 (power blocks)，發展與執行可以降低權能障礙的特定策略，最終的目的在降低個人的標籤化或邊緣化的團體中所受到的負向價值貶低所導致的無力感 (Solomon, 1976；宋麗玉等，2002)。換言之，增強權能的社會工作實施不僅要增進弱勢案主的高度自我價值感與自我控制能力外，還須藉由倡導辯護、教育學習、政治參與、集體活動、社會運動等行動實踐來提升其意識覺醒，最後形成社會之變遷發展 (Torre, 1985；Simon, 1994)。

外籍配偶家庭在今日的臺灣社會裡應屬新的弱勢族群，社會工作不能再以過去的善意 (good will) 為名的施恩者或救助者的角色，無法激發外籍配偶家庭權能，而應以提昇外籍配偶家庭權能 (包括夫與妻)，協助自助與運用長處觀點等概念來增強外籍配偶家庭權能，使能克服適應上的困難，營造幸福美滿的外籍配偶家庭。

### 四、外籍配偶識字能力

識字是一種認知技能，為個體適應社會變遷的必備條件，是一切學習的基礎 (林

君諭，2003)。外籍配偶來到臺灣由於語言溝通的障礙使她們變成弱勢中的弱勢。對外籍配偶而言，語言與識字是來臺後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夏曉鵬，2002；陳源湖，2002)。中文的聽、說、讀、寫的能力對外籍配偶個人、家庭與社會而言，都具正面的影響 (邱淑雯，2003)，例如：與公婆及夫家其他成員溝通，也可以幫助教育自己的子女，增進生活適應及與他人互動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識字能夠使外籍配偶增強權能。

國人也為外籍配偶開設識字班 (邱淑雯，2003)。從北部的臺北市到南部的高雄縣均有多處設置識字班。邱淑雯 (2000) 的研究中指出，目前臺灣的外籍配偶識字班有混合班與專班兩種，且各具特色。混合班指提供外籍配偶就學的國小補校或成教班，是成人教育的一部分。另一種外籍配偶識字專班，其招收的對象限於外籍配偶新娘，目的除了教導識字外，還提供生活輔導、認識臺灣社會、心理輔導、婚姻諮商、育兒保健常識等生活相關資訊或技能，希望能幫助外籍配偶早日適應臺灣的生活。林君諭 (2003) 認為就臺北市外籍配偶成長營的課程內容而言，課程的設計與規劃過於本位，識字教育的設計與辦理，有多少是站在她們的立場所規劃或是以外籍配偶需求來設計？林君諭 (2003) 同時呼籲，識字教材的選擇應更貼切外籍配偶實質的需要。外籍配偶識字教材應以日常生活常需要的實用教材為主，例如：交通工具、公車站牌與種類、道路標誌、家電用品、飲食、或居住相關的常識等。若識字教育無法幫助外籍配偶解決日常生活上可能遭遇的困境，提昇其日常生活中

解決問題的能力，那教育將失去其基本功能。

## 伍、結語

若以目前外籍配偶人數的發展趨勢，外籍配偶家庭將日益增加，外籍配偶所生子女也將在出生率持續下降的臺灣地區注入新血。外籍配偶家庭所佔家庭數的比率也將日漸升高。新移民潮形成的這一波超強「人流」，臺灣將如何因應此多元多種族

多文化的新臺灣社會（楊艾俐，2003）。外籍配偶家庭不但影響著目前的臺灣社會，她們所孕育的新臺灣之子更將影響著臺灣的未來。對於處於弱勢的外籍配偶家庭，社會工作專業應以增強權能的工作取向來提昇外籍配偶及其家庭權能，以使其能從社會中之中下階層向上提昇。接受識字教育以使外籍配偶迅速以中文之聽、說、讀、寫的溝通能力基礎，融入臺灣的社會裡。

（本文作者現任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教授）

## 參考書目：

### 中文部分

- 王玠、李開敏、陳雪真合譯（1998）。社會工作個案管理。心理出版社。
- 內政部戶政司。（2004）。三月一日截取自 <http://www.moi.gov.tw/w3/stat/news1.asp?id=107>。
- 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2002）。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邱方晞（2003）。東南亞外籍新娘家庭問題與協助需求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01期，頁176～181。
- 邱淑雯（2003）。性別與移動——日本與臺灣的亞洲新娘。臺北：時英。
- 林君諭（2003）。外籍新娘識字教育之觀察與省思。社教雙月刊，二月，頁46～53。
-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灣社會研究叢刊09。臺北：唐山。
- 陳源湖（2002）。外籍新娘識字教育實施之探析。成人教育，68，頁25～34。
- 陳美惠（2003）。東南亞外籍新娘教養子女經驗之研究。臺北：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協會。

### 西文部分

- Germain, C. (1968). Social study: Past and future. *Social Case work*, 49, 403-409.
- Hartman, A. & Laird, J. (1983). *Family-centered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Free Press.
- Simon, B.L. (1994). *The empowerment tradition on American social work: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olomon, B. (1976). *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